我思

地 名

窦高山

这里所谓地名，不是地图上标注的地名，只是村子里耕种地块的名字。

一个大平原上的村子，房屋、树木、街道、人流被四周的土地环抱，就像是停泊的巨轮。青县人称生长庄稼的土地为“洼”。如不是迁建村或邻近城市的村庄，四周都有土地，也就有南、北、东、西洼之分。各洼的具体地块，也有自己的名字，就像给人起名一样具体。拿我们村子说就有张家坟、西河圈、老牛头、蛤蟆坑、兔子窝、老庄顶子等名称。所起的名字按位置、特点，或按形状，蛤蟆坑是因为地洼常涝，兔子窝又因地高兔子多，老牛头就是那条地是牛头的形状，张家坟、西河圈这种借名而起的，就更好理解了。

也有按地的性格起名的，土地也有性格，土质不同性格就不同。以运河而分，运西的地白沙土多，沙性土质柔软，沥水保墒，性格就柔，早两天播种晚两天播种都耽误不了庄稼出苗。运东的地块红土地、盐碱地多，红土地块就“脾气暴躁”。“红土眼子”就是用土的性格比喻运东人性格的“犟”。这样的地块还有个顺口溜：“早上稀，中午硬，傍晚弄不动。”不随着它的脾气及时播种庄稼是很难出齐苗的。盐碱地块的性格属于“破罐破摔”，老话有“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不涝不旱收碱嘎巴”之说。这就有了“麦窝”“北横子”“小盐坑”的地块名。

庄稼人对土地的爱不亚于自己的孩子，几十年前承包土地的时候，村里的地块都划出一等、二等、三等，有的村庄甚至划到五等。对土地过细的划分，也不能怪人们小农意识，因为只有成天劳作在土地里的庄稼人才会对每块地都了解。好的地省肥省力，旱涝保收，次的地块种上也白落忙活，有的年头甚至赔上种子。当时也有不在乎土地的，就主动提出要不好的地块，只要集中就行，这样一来仔细人家多的要分七八块地，不着真儿的人家也就一两块地。好在当时全靠人力和牲畜辅助劳动，机械化落后，一天一块地，今天东洼明天北洼，换换位置还挺新鲜，也觉不出什么。几十年过来，随着对土地的投入和气候的变化，通往大海的排水河节制闸增加，淡水充盈，盐碱下沉，土质也发生了变化，当年的五等地甚至变成了一等地，所有地块产量基本相同了，人力也基本被机械化或半机械化取代。这时地块少的人家播种起来方便了许多，费用也就相对减少，显得比仔细人家有远见多了。

说起来从新中国成立到如今，国家和个人对于土地的改造始终都没有停过，就像劳作在土地上的农民一样默默地进行着，远离了人们的视野，可细想起来几十年中从“抬田”平整、修建涵闸到如今的田间道路硬化，潜移默化中，土质、地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运东土地的改良，最不能忘记的就是那个时代的“抬田”人。那个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年代，社员们收完秋后就没有了冬天，无论男女，一把铁锹，一个抬筐，披星戴月，一冬一春整日拼搏在地里，愣是把低洼不平的土地变成沟渠交汇、能排能灌、统一大小的平整地块，这是当年农业专家的智慧和人民勤劳付出的结果。那代人的付出使我们脚下的土地变得丰富多彩，充满了生机和希望。

当年“抬田”的人们，如今大多都已成为在屋檐下晒太阳的老人。说起当年的情景。他们会讲出好多故事：谁的力气大，谁的脑子灵，谁的口才好，谁实干，谁耍滑等，当年的艰苦、欢乐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都随着岁月淡化成笑话和故事。

岁月转换，人生起伏，地块的名称也随着时代有所改变化，有些名字早就记不得了。前些年运东地下水深，村里都打深机井，打了机井的地就按打井的顺序分，称一井眼儿、二井眼儿、三井眼儿。“抬田”的地块规划整齐统一，根据亩数叫一千二或一千三。再细点儿称一千三南节第多少条多少块，像是城市街道里的门牌号码，比村里的户家都好认。

地块名字的改变多带有时代的痕迹，因为不用登记注册，就完全由村里的“才子”们随心所起，叫着顺口记着方便就行，就像人们起的外号，有的地块有多个名字。我记忆中村北叫“大北窑”的那片地就三易其名。十多年前那片地被外地人承包了种棉花，人们习惯地叫棉花地。种棉花的外地人去新疆了，又转包给外村人改种杨树，那片地就叫杨树林子。这两年又流转给了本村的年轻人种玉米和小麦。年轻人是大学生，打药用无人机，就有人叫这块地“无人机场”。第一次使用无人机打药的那天，村里种地的老人们都上这里观看，第二天“无人机场”的名字就叫响了。这名字有科技含量，还代表着中国技术，叫起来年轻人知道，老年人也明白，村里的人们还有自豪感！

AI点评

《地名》以朴素笔触勾勒土地与人的共生图景。作者以乡土地名为线索，如“蛤蟆坑”“无人机场”等生动称谓，串联起农耕文明的记忆密码。从盐碱地的苦寒到“抬田”人的血汗，从铁锹抬筐到无人机翱翔，文字间流淌着对土地的深情守望。地名变迁既是农业现代化的缩影，更暗藏乡土社会的生存智慧——那些被岁月冲刷的地块名称，恰如刻在黄土地上的年轮，记录着人与自然的博弈与和解。文章以微观视角观照宏阔时代，在泥土气息中升腾起对土地伦理的诗意叩问，展现了中国农民用双脚丈量大地、用双手重塑山河的生命史诗。

温故

运河记事

柳 依

思念，总在这样的时分悄然膨胀，历经一夜的酝酿，宛若清晨叶瓣上那颗晶莹剔透、摇摇欲坠的露珠，轻轻一触，便化作无尽的思绪。梦中的巫师，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微笑，魔杖轻挥，恐惧如潮水般将我拽出梦境。

窗外，混沌初开，鸿蒙未判，静谧中蕴藏着即将喷薄而出的力量。人群尚未苏醒，此刻，这世界的主宰是那些沉默的生灵。旷野中，楼房整齐排列，晨曦中，路灯渐渐隐去光芒；小区里，树木静默地挺立，将身躯化作华盖，臣服于冬日的严寒；枝头上，粗糙的鹊窝里，鸟儿们安然沉睡——它们多像我的童年，栖息在岁月的枝头，被亲情细密的网紧紧守护。

暖气在屋内静静蔓延，如同冬日里被刚刚收养的宠物，小心翼翼地探索着每一个角落，带来幸福的同时，也夹杂着丝丝凄惶。初搬进楼房的那个冬天，每天下班回家，我总爱站在窗前，透过薄雾缭绕的玻璃，凝视外面昏黄的路灯，只为单纯地享受那份家的温馨。而今，在凌晨温暖的梦乡中蓦然惊醒，幸福与伤感交织而来，麻木的神经瞬间被激活，忆起多年前的此刻，正是奶奶醒来的时光。

小时候，我在运河边的老屋度过寒冬。那时，寒冷如猛兽般肆虐在四处漏风的屋内，奶奶换上最厚的棉门帘，用塑料布封住窗户边缘，但寒风依旧毫不留情地侵入。为了御寒，父亲在堂屋东墙旁盘起一座小火炉，又找来一个长方形扁平的铁皮箱体，紧贴着墙面竖立，将下端出口与炉膛相连，上面倒满水后，便成了最初的暖气片。

父母住西屋，那里温度通常只有一两摄氏度，而奶奶和我们几个孩子住在东屋，有了这个炉子，温度能高出几摄氏度。当运河的水流逐渐缓慢，最终凝结成厚厚的冰层，炉火便整日燃烧。使用时，火势熊熊；不用时，便在炉口封上碎煤，让火保持微温。炉子上总坐着一只铁皮壶，虽然炉火不旺，但壶里的水终究会沸腾。写作业的我，时常能听到壶嘴发出急切的呼唤声。灶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几只暖水瓶，将它们一一灌满，成了我那时最常做的家务。水开得太频繁，暖水瓶往往不够用，每到这时，奶奶便让我送到邻居家。那时，运河边上的院子都住着好几户人家，总有人家缺热水。他们开心地接过水壶，倒进自家的暖水瓶里，再给我接满凉水送回。

最难熬的是早晨起床的那一刻。夜深人静，炉火熄灭，寒冷首先躲进那只清水缸里，慢慢地结上冰层，然后一步步逼近睡梦中的我们。无论何时醒来，鼻尖都留下它冰冷的痕迹，让人本能地想缩进被窝。每天起床前，内心都仿佛经历了一场焦灼的战争。

但无论多冷，奶奶总是家里第一个起床的人。她悄悄穿衣开门，捅开外间屋的炉火，砸开水缸上的冰凌，坐上一壶水。随着炉火渐渐旺盛，水壶里发出振奋人心的翻滚声。结冰的空气一点点融化，温暖的气流在屋子里缓缓升腾。早饭通常是奶奶提前一晚发好的面团，加上碱和好，烙两个发面饼。父亲胃口不好，发面饼好消化。随着发面饼的香味弥漫整个屋子，晨曦已初露，父亲按时起床洗漱，六点准时出门上班。他的工作单位在市区与沧县的边界地带，骑车需要一个多小时，但他乐此不疲地每天奔波。无论生计多艰难，那时大家似乎都乐天安命，生活平静得如同运河之水，悠缓而漫长。

父亲上班后，奶奶便拿着在炉火上烤热的棉衣依次唤我们起床。除了温暖的棉衣诱惑，让我能快速起床的还有爸爸吃剩下的早饭——西红柿酱炒鸡蛋。西红柿酱是奶奶自制的，每年夏天，她都会趁西红柿便宜时大量购买，底部划个十字口，再用开水一烫，皮便被轻易剥下。用刀切烂后，装进提前消毒的玻璃瓶里，下锅蒸二十分钟，密封保存。冬天菜少时，便可炒菜做汤。这种西红柿酱炒鸡蛋汤汁又浓又鲜又好看，用馒头蘸着吃是我当年的最爱。所以每次奶奶都会提前给我撇出点汤汁，那种鲜爽的味道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对抗着时光的流逝。

远远地传来豆浆即将煮熟的糊香味，这熟悉的气息让我回想起离开运河老屋的日子。那时，奶奶已经不在了，父母搬到了城西的平房，不远处有个卖油条豆浆的早点铺。每到这个时间，窗外便弥漫着这样的气息，让我在睡梦中也总能感受到生活对生存的压迫和催促。没有了奶奶的清晨，父亲担起了叫我们起床的责任。每当这个味道准时浓郁地飘满小院，父亲的房门总会按时推开。他出去溜达一圈后，回来敲敲我的房门，报出同样的时间。等我起床出去，早饭已经摆在了桌上。

时光飞逝，恍然间已穿越了许多层生活的境地。离开了父母的庇护，我也开始学着摇摇晃晃地支撑起日常的生活。不同的是，我离开了平房，搬进了奶奶一生未曾习惯居住的高楼。生活环境比以前好了许多，尤其是冬天有了统一供暖，再也不用害怕早晨起床的那一刻了。但在高楼中蜗居的生活开始时总让人不太踏实，尤其是晚上睡觉时，那种失重的感觉就像枕在运河的水流上，微微的晕眩让人夜夜徘徊在往日的记忆里，凌晨时分尤其脆弱。父母不在身边，每天早晨我也睡不踏实，迷迷糊糊中惦记着早早起床，给孩子备好早餐，唤他上学。在这相同的时间重复的生活中，我发现岁月已经以这样的方式将奶奶深深刻进了我和父亲的生命里。

谷雨（油画） 林 鸽 作

行走

定 园

杨霈之

暮色初合时，我驾车绕过华北商厦的霓虹，在晚高峰的拥堵里择路而逃。于新华桥头悄然北折，沿大运河堤顶路徐行，车窗筛进一缕古琴声，与暮色中的粼粼水光共舞。这条少人问津的堤岸小道，此刻竟成了通向时光隧道的秘径。

愈往深处，暮色愈浓。水天相接处忽有碎金跃动，原是修缮一新的运河景观。黛色石壁上“戴家园码头”五字倒映水中，随波纹舒展成流动的隶书。对岸垂钓老翁的竹竿半掩入暮，钓竿在月影里划出银色弧线。四百年前漕工呼喝的码头，此刻正被秋风揉碎在粼粼波光里。

戴家园，原名“定园”，其由来颇具传奇色彩。据史书记载，此乃清代大臣戴明说所建的私家园林。沧州老一辈人传说，定园建设之时，所用之土，皆是经大运河航船，自南方远道而来。

读史至此，心中难免生疑，缘何要远赴千里，从南方运土来建园呢？细细探寻史籍，方知其中曲折缘由。

明朝永乐年间，戴荣一族迁居沧州，繁衍生息。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沧州人戴才高中甲辰恩科进士，仕途坦荡，官至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戴姓一族亦随之显赫。

戴才父母仙逝后，悲痛欲绝的他决定购置大片土地，精心为父母修建坟茔。念及戴姓一族祖籍浙江余姚，他不惜重金，调集船队，日夜兼程，自浙江祖籍运来故乡土壤，以求在时空的跨越中，实现父母乃至宗族的“落叶归根”。

未曾想，运土船队浩浩荡荡，日夜穿梭于大运河上，往返于沧余两地，最终满载而归之土，远超预期所需。于是，戴才命人将剩余的大量土壤，一并堆积于今日的戴家园附近。

时光荏苒，明末清初，戴家后起之秀戴明说，博学多才，于明末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高中进士，及至清初，官至户部尚书。他见先辈留下的南方土壤，心生一计，决定用其修建一座私家园林，即“戴府定园”。昔日的定园，占地广阔，达120余亩，包罗万象，内设学舍、宗祠和庙宇，戴明说还广邀博学之士来此讲学。

与李颙、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的理学大家孙奇逢，曾于康熙四年二月十一抵达沧州，下榻定园，讲学授业二十余日。他与戴明说、陈若虞、陈奉敕等沧州名流，诗酒唱和，谈经论道，在康熙年间的沧州，掀起了一股哲学热潮，至今仍传为佳话。其间，戴明说曾向孙奇逢请教：“心如何得静？”孙奇逢妙答：“濂溪云：‘无欲故静’。”

戴明说问得深刻，孙奇逢答得精妙。“无欲故静”典出《道德经》的“无欲以静，天下当自定”。濂溪先生，即《爱莲说》的作者，一代大儒周敦颐。周敦颐在其著作《崇仁学案·太仆夏东巖先生尚朴》中提出“无欲故静”，其理论来源之一，乃王阳明《传习录》中的“静亦定，动亦定”。两处章句，皆含“定”字，或许亦是鸿儒们对沧州定园的巧妙赞誉。

当年维护园林的工匠、佃户与童仆，世代定居园边，渐成戴家园村。定园历经风雨沧桑，动的是古运河穿越千年的滚滚流水，静的是皓月下巍然屹立的戴家园码头。昔日人声鼎沸的码头，为老沧州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不远处规模壮观的华北商厦建筑群，在码头初建之时，或许只是运河沿岸的几间简陋小屋。

戴家园及其码头，由弘扬孝道而生，因运河而生息繁衍，以潜心治学而兴盛。戴家园码头，美化沿岸风景，繁荣沧州经济，更镌刻了戴氏一族开拓进取、潜心向学、不忘故土的优良家风。

如今的码头卸下了漕运重担，化作游船停泊的港湾。南川楼、清风楼、佟家花园等十二座码头次第排开，恰似散落运河的玉玦。夜航船犁开千年月色，将“水上公交”的灯火缀成新珠链。遥想《河光刻石》上斑驳的燕篆，恍惚见2300年前的渔官正与今人对望——那些渗入运河的汗水与墨痕，终是凝成了岸边的垂柳与月光。

夜露渐浓时，对岸垂钓者忽收竿起身。竹篓空荡，却盛满一汪明月。这运河终究是懂得：真正的抵达，从不在远方。

AI点评

《定园》以运河为经、戴氏家族300年迁徙史为纬，在时空褶皱里织就锦绣。从暮色码头的粼粼波光，倒溯至明人千里运土的孝道壮举，再漫入清初定园的弦歌论道，最后归于当代游船载月的清辉。运河水纹中叠映着三重镜像：戴才运土筑坟的执念是游子对根的朝圣，孙奇逢“无欲故静”的玄机道破永恒禅意，而今夜垂钓者空篓盛月的留白，恰是历史长河最诗意的注脚。沧州文脉在码头石缝间汩汩流淌，让坚硬的时间有了水的姿态。

汉诗

冰 河

吕 游

送我一面镜子，在最冷的时刻
接纳第一缕朝阳，也接纳第一缕霞光
温暖的人走出镜子，像那只
留在北方的鸿雁，长出崭新的羽毛
目光在天际，脚步在镜面上滑翔

送我一支笔，用1794千米笔杆
摁下216千米的狼毫，写下这些祝福
春天，阳光，幸福，温暖
都是涟漪，都会沿着南方写到北方
坚硬的历史也会融化成希望——

清风楼、南川楼、朗吟楼
立体的“沧州”这两个字的三点水
怎么写怎么好看，怎么读怎么顺心

母亲河（外一首）

陈 丽

柳枝垂钓着四十年前的月亮

我在运河边上长大
这一湾河水最懂我
哪株桃枝先开花，哪枝柳丝先发芽
我都熟记于心

母亲告诉我顺着大堤走，就能找到家
长大后总想闯世界
想着诗和远方
到了远方却把自己
丢在了童年的暮色里
丢在了，运河的柔波里

母亲把自己活成堤岸上的灯
等着我顺着大堤回家
河岸上的风吹皱母亲的脸
母亲便有了这一湾水的属性

我是河里的月亮
怎么走也走不出她的心

剪纸

听，红纸的深处藏着水声
随着一把剪刀的
开合起伏
一条河流跃然纸上
水光潋滟撒下时光的网

披蓑衣戴斗笠的人被解救出来
撑长篙，驾小船一路北上

纸的变幻，与剪刀的记忆脱不了干系
渔歌唱晚，两岸青山
小桥流水，亭台楼榭
一船明月过沧州
都被一一呈现

运河曲

那 女

星星太满的时候
月亮就舀几勺，倒进运河里
运河的波纹，粼粼地拱起唇
所有的鱼，开始披上神秘的黑衣

两岸的庄稼，拔节的声音很清脆
它们顺着南瓜秧的曲线
逗引蛐蛐亮晶晶的声音

这些宽阔的水，从东汉就流
当然，也加入过隋唐明清的兄弟
沿河而生的村庄
都有温暖如家的名字
这屯那窝，这房那集

从前的运河很忙
忙着把瓷器、茶叶、丝绸、粮食娶进来
忙着把长芦盐、金丝小枣、沧酒、泊头鸭
　梨嫁出去
像一个船不停桨、马不停蹄的热心红娘
那时，舳舻千里，商贾云集
那时，槐花老巷，镖不喊沧

一些水注定流走一些水
一些青春注定生长一些青春

如今的长波千里
依旧偏爱狮子的城市
依旧用二百三十多道弯
说服了戎马倥偬的时间

有时，它也很调皮
像吴桥的戏法
将清风楼的影子揉成荡漾的一团
然后，扑腾着两臂
在九河路交口
挤出圆溜溜的头
惊起的野鸭子，慌慌散入草丛